

車實齋丙辰劄記

章實齋
丙乙
辰卯
筭記合刻

連史紙精印
每部全二冊
售洋一元二角

擺印處

上海六馬路東新橋北首吉慶坊內
國光精良印刷所

總售處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面惠福里
神州國光社
北京琉璃廠土地祠內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丙辰筭記



會稽章學誠撰

後漢書趙長君傳長君吾山陰人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今惟吳越春秋尙存傳稱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由是傳於北方按趙君本受韓詩其所爲詩細乃與論衡較優則必多清辨如匡鼎解頤之類六朝清言實自兩漢開之

蔡中郎學優而才短今觀遺集碑版文字不見所長而當時推重蓋以其學問故也如胡廣陳寔諸碑手筆撰後漢書未見長於范陳然其十意不傳致爲可惜此必勝於劉昭補注之司馬彪志也以意字改志字蓋避桓帝諱

趙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厮役則是今吏胥之類也然云棄車馬去則亦不微賤矣趙恥爲小吏而赴資中詣杜撫受韓詩可爲篤學者矣乃二十年絕問不還至家爲發喪制服無乃過乎

文苑侯瑾傳按漢紀作中興以後三十篇爲皇德傳此當在袁宏後漢紀之前而惜其不傳也

施愚山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題下注云以詞臣建言自請爲武進縣令被謫孫不知何名其云歸武進則武進正其鄉也自請爲鄉縣真匪夷所思矣然其立說如何不可考也

施集又有喜周侍郎釋繫南還詩周不知何人又有喜王望如赦還注云王以不肯羅織周侍郎下獄論死終不更一語赦歸自號曰過客憶六歲

蒙學讀鑑略四言其署名曰江上王仕雲望如甫注豈卽此人耶此事大約康熙初年時當訪之明於舊事者

陳其年詞集戊午秋西域貢黃獅子至一時待詔集闕下者百餘人皆有賦詠按陳所值戊午康熙十七年也記其事者多紛紛不一陳爲當時目見應不誤也

施愚山集蔣虎臣超順治丁亥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修撰按會典一甲一名始授修撰二三名乃授編修今蔣以第三名授修撰乃特恩也

又吳孔嘉誌銘孔嘉天啟乙丑進士壯年入史局預修實錄稱良史才崇正改元故事勸進有三箋時中外危疑帝方憑几待旦政府諸公慮三箋濡滯公請權宜連進三箋典禮無缺俄牋奏事畢徹殿歡呼天位遂定

又新建陳宏緒與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雲斯陞萬美叔曰
佳余小星正垣輩十餘人皆知名施氏誌末書娶熊宜人先卒生一女副
室王氏生二子淙澍皆諸生幼子瀾妾魏氏出女二人其妻妾子女書法
顛倒錯綜太無義例副室側室小妻旁妻小婦古人不拘一例皆可入文
但用入文字則一篇之內不容作變例互稱今上云副室王氏生二子下
云少子妾魏氏出則疑於妾與副室有尊卑矣古人子女皆統於父宋元
以後漸有分別所生母氏者雖非古法卻比古人詳密可備考證例以義
起可也若變書而無解於例則不宜輕生分別矣

毛穉黃大可作匡林讀蘇氏志林有所摘正而因及其餘也甚叔段之不
臣不弟呵於陵之避兄離母亦惜匡章不以生君違死父終置其母馬棧

下皆不徇古人成說他如尊經駿緯摘杜注之牽附唐宋八家痛繩荆國
然畢竟空言遊說未得爲大著作也大約宋人以後長於議論而成家者
少

裴子野宋略總論後自序云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
年被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
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旣行於世也子野生於泰始之
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
略二十卷翦截浮文撮其事要卽其簡寡志以爲名其曾祖西鄉侯乃松
之也泰始宋明帝年號永明齊武帝年號梁書子野卒于大通二年庚戌
年六十二其生當在宋泰始五年己酉生十五歲入永明元年癸亥永明

紀年凡十一年至二十五歲永明紀元終矣豈宋略之書乃二十五歲前所撰耶其所謂新史既行乃沈約書也其言云家有舊書聞見又接因宋新史爲宋略者乃參酌舊事與沈約新史合而爲之而後人沿習相傳但云裴刪沈書爲二十卷失其理矣今裴略久亡其論在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四卷

陳著作郎許亨撰齊書五十卷隋經籍志不載見北史許善心傳善心自序其梁書本於家學言父亨撰梁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所撰一時亡散陳初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入隋陳亡舊書蕩盡止有六卷是當善心所見已止存六卷矣乃隋志轉錄有許亨梁書五十三卷豈嘉則

殿所有而善心轉不得見耶然許亨初仕於梁而撰梁書乃國史也國史
例詳於修前代史故初定梁書至一百八卷之多歟至入陳則修前代史
矣體製或當有殊而善心序云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則是修本
朝史與撰前代無所分別六朝君臣主客朝臣暮敵不特人無專主抑史
亦幾於無專主矣稱謂賓主自當有異不可考矣善心自序續父志而成
書云父書今止六卷獲存又並闕落失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輯略成
六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
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誠臣傳各一卷文
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數術藩臣傳各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列女
權幸傳各一卷羯賊傳逆臣傳各二卷叛臣傳二卷序傳論述一卷合一

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序論一篇託於序傳之末觀其序例比今存姚氏梁書較爲詳贍后妃不稱列傳又不與太子同稱爲錄必用范曄後漢書例同稱紀也三太子合爲一錄不稱列傳亦無所取義具臣列傳必是不爲品目以人名爲題難以空稱列傳故以具臣該之歟然何妨槩稱諸列傳爲包括而無弊耶文苑儒林等篇一題而分二卷此六朝季年史傳子卷歸篇之法久亡又不當善心是責矣然其書亦不著於隋志豈有所遺脫耶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優賢揚歷歷試也以優賢揚歷四字出書盤庚篇

桓譚與揚雄同時稱謂身後桓譚乃桓於雄死之後表之耳與歐陽識韓

文於漢東李氏相去二百餘年者事理不同世多誤稱余與邵二雲書言雄譚並時而生千古希觀亦誤也

乙卯冬在揚州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苦少事實因爲短誌長銘以詩情飾其文體其家主不知誰何之言謂誌短銘長不合文格當是時行笈無書卽以韓碑劉統軍篇序短辭長例之事已具別篇矣彼時據所見文苑英華及韓子全集徧閱碑銘諸體求其誌短銘長卻不多見疑漢碑必當不乏此體今觀洪氏隸釋漢碑固亦有之而不甚多其尤顯者李翊夫人碑題叙不滿四十字韻銘幾二百言重申歎辭又幾近二百言

杭大宗集有兩浙經籍志序自言雍正辛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經籍一志其所創也爲卷五爲目五十有九爲書一萬五千有奇無何制

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憑虎以作威賊舍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
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歷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分
經方鍼灸樹頤頰而插齒牙沸吼吹脣牢不可破予援四代史志及崇文
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證之益復中其所畏倡爲鴟張狼顧之談以濟其
鵠雛腐鼠之嚇謂聖天子稽古向學將按籍而開獻書之路封疆大吏慮
不能盡應至郢書燕說記醜而博貽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又草莽私史
孤憤離騷將吹毛索疵傷桃戒李凡此數說轉丸飛鉗惘疑虛喝當局秉
筆者舌橋頸縮大有戒心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見刪家猷國憲之
章程因運移而並廢續鳧斷鶴取笑通人今世行本是也杭復與爭謂經
籍所以補列傳闕漏班固不爲馮商列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向不

爲劉蛻列傳而玉泉子則志於經籍然竟不能救杭因次其舊稿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如此按杭所稱制府李公衛也予在京師見朱竹君先生家藏各省通志其體例以浙江通志爲最即李公所修本也此事見於雍正年間

硃批奏摺李公當日請動公帑萬金彼時物力不甚艱難一切人功食用剗剗較今殆省倍蓰而請帑萬金優禮厚幣徵名賢也杭於史學未爲深造然才雄學富一時未易其儔浙志體例優於他部殆其力歟而小人譸張遽已如此蒼蠅變亂黑白雖李公之斷猶不能禁於暫去之際羣邪醜正從古然矣

漢書梅福傳疏稱武王克殷存五帝後明其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

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注流出於戶句云言其多是正解也王慎中乃言不覆風雨暴於戶外而斥奇說爲非蓋觀上下文義上文明云示不獨有下又接云存人以自立則此數語正是頌周之盛遷廟主多見其傳世之久遠也若如王解毋庸論及廟主暴露反言其衰於上下文義不相貫注且宗廟毀敗至於不覆風雨則亦必在易代以後之事宗功祖德且不能保又何獨取於遷廟之主乎若非易代何至暴露不覆風雨

齊竟陵王子良與孔中丞釋疑惑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按孟子無此語且孟子七篇亦無稱時君爲君王者然據文爲孟子有云不直書孟子曰自是竟陵引書意而自變其文但其引書所本今亦不見於孟子惟王請無好小勇似

請無好勇句所本然上下文不似當是孟子有逸文也

梁書皇后傳以高祖丁貴嬪阮修容列於太宗王皇后之後其意以謂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倫矣紀事之書自有先後倫次非如太廟升祔嫡婦可以逾庶姑也

顧景星赤方氏著樂論謂古無樂經經解起於後世孔子但有易書詩禮春秋不稱經亦無六也六經六緯之言漢人所立古人所謂樂者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是也是詩樂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請觀周樂太史爲之歌詩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正詩卽是正樂不得曰詩外又有樂也又曰器數祝史之事不可爲經又經闕笙詩以其有圖無文如禮之魯鼓薛鼓不可稱經其說非也六經見於莊荀不過孔

氏再傳

子夏氏門人

非漢人所立也詩樂相通猶春秋用周禮也韓宣子聘魯

見易象春秋謂周禮在魯不得謂易象春秋之外別無周禮之經也禮之節文樂之音奏著於竹帛有名數而無文辭文辭易於誦習故後世猶有傳授名數難於誦習故久遠而失傳故禮家但知章句而徐氏爲容樂家但知傳記而制氏能識鏗鏘徐氏制氏雖不能通經義而猶爲禮樂家所不廢以其皆足以發明禮樂故也器數不可爲經則儀禮之威儀亦不可爲經矣有圖無文不可稱經則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繫辭豈不歷代相傳授乎魯鼓薛鼓不可爲經則今投壺之篇未嘗非經師相與傳授者也孔子無制作經典之事迹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非如後世著述必欲以文辭傳也且如孫子兵法漢志八十餘篇且

有圖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誦而其餘失傳必名數圖畫之難以誦憶者耳術數諸書十不傳一亦以多名數而少文辭爾豈可曰古並無其書歟無經卽亦無其記矣古之樂記諸家具列藝文之目何可誣也

安驥集乃獸醫治馬之書首錄尙書兵部阜昌五年准內降付下都省奏朝散大夫尙書戶部郎中馮長寧等劄子成忠郎皇城司准備差遣盧中賓進呈司牧安驥集方四冊奉齊旨可看詳開印施行長寧等竊謂國家乘宋後不得已而用兵故遣官市馬於隴右詔修馬政始命有司看詳司牧安驥集方以廣其傳云云按僞齊劉豫阜昌五年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也越二年丁巳而金人廢之其立國不及十年文誥公移皆如宋制惟旨稱齊旨不如宋之直稱旨也